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95
7 March 198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二七九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3月7日星期一，上午11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佩伊奇先生

成员国：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巴西

中国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意大利

日本

尼泊尔

塞内加尔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赞比亚

(南斯拉夫)

朱迪先生

菲尔特先生

诺古尔拉-巴蒂斯塔先生

俞孟嘉先生

布罗尚先生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

布奇先生

镜武先生

拉纳先生

萨雷先生

别洛诺戈夫先生

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

奥肯先生

祖泽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8-60354/A

上午11点35分开会。

通过决议

决议通过。

南非问题

1988年3月2日塞拉利昂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567)

1988年3月2日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19566)

主席：根据安理会在前几次会议上就该项目作出的决定，我请保加利亚、圭亚那、塞拉利昂、南非和突尼斯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加尔瓦洛夫先生（保加利亚）、因萨纳利先生（圭亚那）、卡尔伯先生（塞拉利昂）、曼利先生（南非）和格扎尔先生（突尼斯）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博茨瓦纳、印度、科威特和津巴布韦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达斯古普塔先生（印度）、阿布赫桑先生（科威特）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1988年3月4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来信，信的内容如下：

“我谨代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由我本人为首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参与1988年3月3日开始的安全理事会对题为“南非问题”的项目的审议。

过去，安全理事会曾在审议其议程上项目时多次向其他联合国机构代表发出邀请。根据过去在本问题上的惯常做法，我提议安理会依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及该理事会代表团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理会现在恢复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祖泽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三月份主席的职务。自赞比亚建国以来，我们两国和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就一直享有特殊的关系。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你将以你非凡的外交技巧指导安理会的工作。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美利坚合众国的常驻代表沃尔特斯大使阁下表示同样的敬意，并对他干练地指导了安理会二月份的工作表示赞赏。尽管他在华盛顿和其他地方负有其它重任，但他仍然能够在上月份十分沉着冷静地指导我们的工作。

安理会今天再次开会审议南非问题。它是迫于这一动乱国家中的日愈恶化的严重形势而不得不采取这一行动的。南非又一次加紧了对自由力量的镇压，从而在1988年2月24日对17个和平的反种族隔离组织的活动实行实际上的取缔，并对18个人士实行限制。最近的事态发展导致很多人被捕，包括教会领导人，其中特别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图图大主教和民主联合战线的一个共同创立者伯萨克牧师。这仅是一系列事件中的最近几件，它们揭示了一贯镇压黑人多数和人口中其他非白人部分所有自由表达言论形式的做法。

南非政权对自由新闻和其他大众媒介设置了一层铁幕。南非政权强大的宣传和散布假情况的攻势，意在诋毁民族解放运动，以图掩盖这一动荡领土上的不幸事件而欺骗公众舆论。南非政权通过这种行动，正试图创造一种稳定与和平的虚假气氛，以便私人投资能够扩大。

人的特点是：任何对其自由的限制，都会引起最严重的反抗行动。实际上，

正如我们在近代所看到的一样，人为争取自由而愿意面对任何致命的武器。南非政权无论采取多么严厉的措施以封住人们的嘴巴，都不能阻止争取自由的长征。这一不幸国家的历史和经验表明，南非当局正在实行的这类绝望与残酷的措施，只是加重了固有的暴力，因而只是有利于稳定南非的荡乱局势。

南非的黑人多数仅只要求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并以民主结构取而代之，使所有人无论其肤色和宗教信仰如何，都能够行使其生而俱有的权利，并和平与和谐地生活。这仍然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也是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的目标，他们为此不惜任何代价，不惧黑夜多么漫长。愚蠢的南非政权关闭了所有和平变革的渠道，这只能加强了南非被压迫人民进行大规模反抗的决心，并且提供了发展其他斗争形式的机会。

卡翁达总统阁下在评价种族主义政权最近采取的措施时说，“南非在与自己开战”。这是因为种族隔离制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暴力的。它引起暴力并靠暴力生存。因此，只要种族隔离制度继续存在，暴力就不可避免。现在人们应当看清并承认，只有国际社会前后一贯和协调一致地对种族隔离政权施加压力、以支援南非被压迫人民的坚定努力，才能实现根本的变革。

为此，我们应当向英勇的南非人民通过其民族解放运动而发动的正义斗争在道义、物质和外交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同时，种族主义政权在哪里最猖獗，我们就必须在哪里予以痛击，并采取有效措施对付其宣传攻势。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愿重申其长期的坚定信念：即全面强制性制裁是消除种族隔离政权的唯一有效的和平手段。我们必须让南非感到孤立无援的痛苦。因此，我们愿呼吁那些迄今拒绝关于对南非实行这种制裁的多次呼吁的国家，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西方国家重新考虑其立场。南非最近的事态发展破坏了作为在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可行手段的内部对话的基础或依据。

我再次指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既非愿意谈判，也非能够认真地与南非被压迫人民的真正代表进行谈判。我们再次呼吁那些可对种族主义政权产生重大影响的

西方国家，从更广泛的道义和政治角度重视南非的冲突。我们认为，强调狭隘的战略利益和亲缘关系的考虑，是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我们已充分了解南非对安全理事会的傲慢态度。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安理会权威的蔑视和不恭，已清楚地反映在该政权的代表星期二下午在安理会的发言之中。我们目睹到南非如何对安理会“穷追不舍”。这就是一个双手沾满无辜人民的鲜血的人对此事的典型反应。

最后，我要提醒安理会，世界已对种族隔离制度感到厌恶，并对那些以恩人自居随便出言、反对采取有效措施的行为感到憎恶。我们不想再听一些国家政府的说的话，它们表面上谴责种族隔离制度，但又与南非交朋友，它们表面上同意联合国的决议，但又继续发展在南非的投资。这些国家政府对自己态度的解释只不过是用以掩盖行动的惯用伎俩，是虚伪的两面派手法，是即谴责又合作。安理会必须对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强制性制裁，以维护安理会、维护安理会的形象、权威和地位。

主席：我感谢赞比亚代表对我国和我本人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科威特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我十分高兴地代表我的国家科威特有幸作为主席的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发言，并向您，主席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祝您成功地履行作为本月安理会主席的职责。贵国作为我们的姐妹国家表示要致力于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从而加强联合国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作用。我国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共同标准是，我们的关系是以互相尊重、共同为人类这一和平的缔造者服务为基础的。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您的能力、政治家风范和智慧将保证本月份安理会工作的成功。

我还要借此机会对您的前任、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弗农·沃尔特斯大使明智、有效地指导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安理会全体成员国给予我参加南非问题辩论的机会。这个问题已连续讨论了40年，正如在联合国，尤其正如在安理会所反映出来的那样，它是对国际社会良知的人道主义和道德挑战。

南非政权1988年2月24日的决定反映了它的残酷手段。在这次行动中，它监禁了由于参加和平示威游行而并未进行任何暴力行动的牧师，这次游行的目的是抗议一项武断决定，该决定禁止几个组织反对种族隔离的和平行动。这一行动表明这一令人讨厌的政权是何等地蔑视国际法和国际文书中规定的一切合法人权。这本身就是违反我们这一世界组织及其《宪章》所依据的原则和准则的。

这一镇压性行动是一系列压迫、野蛮行径、杀人行动中的一环，这一系列行动最终导致1985年夏季开始实行的紧急状态法。根据这一紧急状态法，种族主义政权反对手无寸铁的和平人民，他们只不过要在南非进行和平的社会变革，重新获得在自己的领土上应当享有自由、自决和尊严的权力。

但这一决定以及决定之前的措施都暴露出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企图封锁一切可能通往和平过渡道路的顽固立场。这本身就是对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中的公正和正义的呼声的公然挑战。因此，种族主义政权并不满足于杀害成千上百的黑人，不满足于把包括儿童在内的几千黑人投入监狱。这一制度不断地追踪政治活动分子，甚至追到非洲邻国消灭他们。它继续对非洲邻国发动毁灭性的进攻，目的是恐吓它们，使它们不敢成为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运动的基地，是要给它们一顿教训。比勒陀利亚企图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对这一地区、对非洲大陆以及整个世界都构成威胁。

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与世界舆论一起强烈谴责种族主义政权为加紧对黑人多数的统治不顾一切地坚持推行种族主义政策。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在各次会议上，尤其是去年在科威特举行的上一届会议上，再次拒斥了这一可憎的社会制度，再次谴责了种族主义政策和白人少数统治，目前南部非洲爆炸性形势的根源就是这种政策和这种统治。此外，它们还是实现这一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两大障碍。

伊斯兰会议组织各成员国声明，公正、持久解决南部非洲形势问题的唯一基础是彻底消灭各种形式的种族隔离制度，在统一的南非举行自由选举建立多数统治。面对比勒陀利亚政府的顽固立场及其对解决南非问题的一切和平手段的拒绝，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在对南部非洲人民争取建立民主社会的合法斗争表示支持的同时，还坚持认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安全理事会有义务采取包括制裁在内的适当措施，制止这一可恶的制度，迫使它放弃一切违背法律和正义准则的残酷行为。

主席：我感谢科威特代表对我国政策的承认和我个人说的友好的话。

俞孟嘉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您作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杰出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这一崇高的职务。我愿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我相信，以您的精明才干和丰富的外交经验，您一定能够领导安理会圆满完成三月份的繁重任务。

我还愿借此机会，对您的前任沃尔特斯大使阁下出色完成上月份工作，表示感谢。

南非当局二月二十四日公然宣布禁止国内十七个反种族隔离组织、十八名人士和南非工会大会进行任何政治活动，并于二十九日一度拘留举行示威抗议的图图大主教和其他教会领导人。这些骇人听闻的行动立即遭到广大南非人民和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强烈谴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这是南非当局镇压南非人民斗争的又一罪恶行径”，他又说：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强烈的谴责和极大的愤慨。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争取种族平等的正义斗争”。

比勒陀利亚政权所采取的新的限制措施，是其对内镇压政策的又一次升级。一九八六年六月，南非当局为了压制南非广大黑人群众反抗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动用武装警察和军队，大肆拘留、逮捕和残杀敢于起来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人民。去年，南非当局宣布限制黑人葬礼活动，并实行严格

的新闻管制，不断加紧镇压措施。现在，它又禁止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个人和其他民主组织的政治活动，彻底剥夺了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的自由，妄图以此来扼杀南非人民的正义斗争。

南非当局의 倒行逆施，只能说明它的本质虚弱。在南非人民强大的反抗面前，它只有依靠暴力来维系垂死的种族主义统治。但正如中国一句古话所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南非种族主义统治者以为用一道禁令就能扑灭人民的反抗，这是梦想。一九六〇年，南非当局禁止非洲人国民大会及泛非主义者大会；一九七七年又禁止十八个反种族隔离组织。但南非人民的斗争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了。相反，南非人民在其解放组织领导下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斗争高潮，震动了全世界。就在南非当局宣布禁止反对种族隔离组织和个人的政治活动后，南非解放组织、反种族隔离组织等纷纷表示要同南非当局进行坚决斗争，教会人士和学校师生集会游行，抗议这一禁令。他们的斗争还得到了南非白人议员中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国际社会反应强烈，非洲统一组织第四十七届部长理事会会议发表公报，对南非人民表示坚强的声援。许多国家和地区组织纷纷发表声明，谴责南非当局的反动行径。这一切说明南非当局越是强化镇压措施，人民的反抗就越强烈，在国际上就越孤立。

中国代表团对比勒陀利亚政权代表三月三日气焰嚣张的讲话感到非常气愤。他不但百般为南非当局镇压人民的罪恶行径进行无理狡辩，而且竟然用恶毒语言诋毁安理会和所有主持公道的国家。这种蛮横态度理所当然地遭到许多国家的斥责。

对南非当局的变本加利的种族主义暴行，许多代表发言要求安理会作出强烈反应，中国代表团支持这一正义立场。我们主张安理会应尽快采取包括有效制裁在内的有力措施，迫使南非当局立即取消对反对种族隔离组织和个人以及其他民主组织活动的禁令，取消紧急状态法。中国代表团坚信，南非当局妄图延续其反动统治阻挠历史车轮的前进，终究不会得逞。南非人民加强团结，坚持反对种族主义的英勇斗争，在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下，必定能取得胜利。

主席：我感谢中国代表对我讲的友好话。

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使我国代表团有理由感到高兴。南斯拉夫与阿尔及利亚两国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我们促进不结盟理想的共同斗争的两国之间建成了友好与合作的特殊关系。你是我们的老朋友，名符其实地享有干练、明智、有成绩的外交家的声誉。这些才干保证你能英明地指导本月份安理会的事务。

我高兴地向你的前任美国沃尔特斯大使表示，我们高兴赞赏他上月份主持安理会工作时所表现的能力与才干。

2月23日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宣布禁止17个反对种族隔离的和平组织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继1986年6月12日实行军事管制和宣布紧急状态之后，现在比勒陀利亚政权企图通过这一新的措施，采取一项更强硬的方针来镇压抗议活动和削弱反对种族隔离的抵抗运动。

南非人民以出色的抵抗运动和勇敢的献身精神向那些抱怀疑态度的人充分表明他们争取这项正义事业胜利的不可动摇的决心。这种决心在索韦托大屠杀之后进一步加强。1977年10月19日宣布对属于黑人自觉运动的17个政治团体的禁令之后，南非人民的呼声更加强烈。这表明最近采取的旨在削弱南非人民决心的这一措施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由于其性质所决定，这一措施当然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即使在那些认为种族隔离可以改良的人看来，这项决定最终使一个被视为有缺陷、但最终能够臻于完善的“民主制度”的神话幻灭了。

虽然支持种族隔离的人除了维护他们的特权之外甚至拒绝作出哪怕是一点点的让步，但是时至今日，提倡和平过渡的人不能不承认除了对比勒陀利亚实行制裁的国际决心之外，别无其它和平的途径可选择了。种族隔离的内在逻辑表明，在面

对少数政权镇压的情况下，主张南非人民权利是一个不可能得到和平解决的矛盾的组成部分，因为从思想意识方面来看，种族隔离制度不可能设想出哪怕是最小程度的变革，而不导致其制度灭亡的。

因此，对于南非人民要求其权利得到承认而进行的斗争，种族隔离制度出于其固有的本质，自然要采取日益强暴的暴力和残忍的镇压。正是在受到这种镇压的情况下，南非人民从各种途径来进行合法的抵抗，并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联合国发挥自己的权威作用，以便保证《宪章》所规定并经安理会有关决议所重申的各项权利得以恢复。

对话是表现文化与文明的一种价值。对话与承认和尊重他国人民权利一样有着同等的价值。对话的前提是平等的伙伴关系，而且必须具有诚意和良好的意愿。然而，以南非为例，镇压措施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反对平等对话的自然延伸，其二是为无限制的升级打通道路。

因此，种族隔离政权并不象比勒陀利亚代表无耻跑到安全理事会来辩解的那样是一个可臻完善的民主模式。

种族隔离政权是过去的时代，即野蛮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具有侵略性的怪物，它代表着一股大倒退的势力，企图让和睦的人类永远倒退到史前阶段。

因此，当对话——一种道义价值和政治手段——已被拒绝，并事实上也被南非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国际社会真的还能设想同比勒陀利亚进行对话吗？必须根据《宪章》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加快结束种族隔离制度，难道安理会还能再拖延不予考虑吗？

国际社会已经谴责种族隔离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种族隔离政权每时每刻都在以各种最恶劣的形式否认人权与人民的权利。不是白人就不被当作是人，没有权利，也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南非人民被视为一团不可名状的东西，可以随意、安然地进行镇压。南非没有哪一项法律不违背联合国的理想，没有哪一项措施不阻碍促进这些理想的。

此外，南非在南部非洲各地强加的统治思想表明，种族隔离制度把征服的关系上升到一种专门对付邻国的地位。对前线国家的不断侵略和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行径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种不为人们所接受的反对国际法的做法持续存在，种族隔离的代表甚至在这里发表无耻的言论，破坏了安理会不可侵犯的尊严。

作为国际权威的所在，安全理事会不能不谴责比勒陀利亚最近采取的步骤，不能不通过适当的途径来确保最终消除种族隔离，并在南非和整个南部非洲重建和平。

安理会已经保证要恢复其一致的决策权力和采取统一行动的能力，现在安理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重新表明在世界上一个地区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心，因为在那里世界和平受到最公然的威胁，安理会的权威不断受到蔑视。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为赞扬我国政策所说的友好的话以及对我本人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印度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达斯古普塔先生（印度）：主席先生，你一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就开始审议这样一个问题：长时期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辩论及其频率并没有使这个问题变得不合时宜或减缓人们的痛苦心情。你本人的才干和外交经验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我们期待你指导安理会努力解决摆在安理会同面的问题。

也请允许我向领导上个月安理会工作的弗农·沃尔特斯大使致意。

创立联合国时，人们的决心是使后代免遭战祸。然而，对前线国家进行侵略和对内进行残酷镇压仍然是南非政策的特点。创立联合国是为了重申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的信念。当一个建立在肤色基础上的社会被允许长期地存在下来，并用假的承诺蒙骗一个被征服的民族的时候，安理会怎能再抱着消极的态度呢？

鉴于目前的事态发展，现在国际社会应当清楚地看到，南非政权根本不想参与一个和平谈判的进程，把权力移交给大多数人，它决意通过对所有反对派的镇压来

维持其非法统治。几年来我们看到，由于得到某些主要盟友和贸易伙伴的支持，这个政权甘愿承受绝大多数国家的谴责。

对我们印度来说，非洲的自由具有特别的意义。我们的国父圣雄甘地对南非人民的困境深有感触，他在这个国家逐步发展了一项非暴力的不合作战略。

我国也荣幸地首先于1946年向大会提出控诉，提请联合国注意南非的种族主义问题。同年，我们自愿对南非实行制裁，这是我们早在联合国建议制裁之前采取的行动。我国自由运动的领导人经常提醒我们：如果在殖民主义枷锁之下的各国人民还没有获得自由，那么我们的自由就是不完整的。

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2月24日采取的一系列新措施其实是镇压任何形式反种族隔离政权力量的严重升级。禁止十七个组织进行除维护资产、登记帐目和执行行政职责等敷衍行动之外的任何活动，这种行径意味着拼命试图使历史的时钟倒转。对南非最大的工会联盟南非工会大会实行限制，这是企图使该组织仅仅局限于“工场车间”的活动。在今天的南非，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均遭禁止。因此，任何有关制裁、抵制或采取其他和平行动的呼吁都遭取缔。就连牧师和宗教社区也不免警察国家的恐怖和镇压。上个月，诺贝尔奖获得者图图大主教和其他人由于试图进行和平游行以向博塔先生递交一份寻求在这个陷于困境的国度里实现和平的请愿书而遭到拘留，这就清楚地说明了问题。A D B之类的极右集团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全国各地对反对该政权的人进行仇恨和恐怖的攻击，而一群宗教领袖却由于试图进行和平游行而遭逮捕。考虑到种族主义政权的态度，出现这种现象是毫不令人奇怪的。

国际社会对南非的被压迫人民负有责任。蒙受苦难的时间越长，爆发暴力和内战的可能性越大。最近取缔所有形式的和平反对这一行径使得该政权的反对者别无选择。

联合国从成立那时起就一直在全世界反对令人痛恨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一斗争中发挥重大作用。实际上，它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确保力量的平衡逐步变得对

种族主义政权不利，而有利于自由运动，并使其获得了各国政府和各种组织的最广泛的国际支持。即使联合国到目前为止尚无法消灭种族隔离，它还是成功地使世界舆论注意到了这种罪恶，对它造成了压力，有利于这种罪恶的反对者。联合国帮助在这一问题的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谴责种族隔离，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向种族隔离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制裁种族隔离政权和援助解放运动这一原则获得了压倒多数的支持，武装斗争的合法性获得了广泛的承认。虽然这一切都不能说是菲薄的成就，但现在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我国政府一贯敦促国际社会根据《联合国宪章》实行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对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有效的行动。如果这些措施得到普遍应用，它们将成为唯一可以采取的结束种族隔离的非暴力行动。

最后，我要强调一下我国总理发表的声明：

“种族偏执是对我们共同人性的否定。不能默认为种族主义，也不能与种族主义政权勾结。我们完全、坚定地反对种族隔离。”

主席：我感谢印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拉纳先生（尼泊尔）：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三月份主席。我们非常了解你的外交才能和智慧，我们相信你将出色地指导安理会的工作。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简单地强调一下，我们尼泊尔人对友好的南斯拉夫政府和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对和平、公正和不结盟的事业承担着共同的义务。

同样，请允许我向美国的弗尔农·沃尔特斯大使转达我国代表团的赞赏，因为他出色地指导了安理会上个月的事务。

关于我们面前的议程项目，我要首先强调，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最近决定对南非十七个政治、民间和人权组织的结社和言论自由原则实行一系列新的镇压和武断措施，这使尼泊尔感到不安和愤怒。这些组织实际上被禁止开展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活动，包括呼吁进行制裁和释放政治犯。

这些措施是紧随着南非令人窒息、长达二十一个月的紧急状态采取的，这不可避免地令人回想起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1960年和1977年采取的一揽子压迫性禁止措施。1960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遭到取缔；1977年，当斯蒂芬·比科在被警察拘留中死去后，十九个反种族隔离组织被取缔。我还必须严正指出，我国代表团拒绝接受南非代表上星期四在安理会上所说的荒唐的话，他将这些行动说成是

“旨在促进南非的和平和确保法制。”（S/PV.2793英文本第12页）

他的话无礼欺人，并且公然蔑视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和尊严，但这一切都不令人惊奇，因为这正是拒不接受现实和理智的种族主义政权的特征。

确实，南非有一个违法和危险政权。说它违法，是因为它公然蔑视《宪章》原则和大会、安全理事会无数项决议；说它危险，是因为它顽固地在国内坚持种族隔离、镇压和暴力的政策，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尤其是顽固地向邻国推行破坏和侵略的政策。

因此，最近实行的限制既不新颖，也不出人意料。它一方面暴露了种族主义政权自己宣称的政治改革纲领的虚假性，另一方面也只不过证实了我们一直在说的话：种族主义政权对和平变革丝毫不感兴趣。这还令人想到，过去采取的同样的镇压遭到了失败，使种族隔离政权参加任何建设性对话的努力都是白费力气。

由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采取的暴力和镇压行动早已充分地记录在案，我今天就不再列举了。我只须指出，比勒陀利亚最近实行的限制和取缔措施是针对那些提倡以和平手段反对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组织。最近，圣公会大主教兼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和其他几十个带头进行和平示威游行的牧师在开普敦遭到逮捕，这一无耻事件特别形象地说明了问题。

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能够而且应该再坚持其在消除南非严重局势方面的作用和责任。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以迫使种族隔离政权认清现实，使南非免遭一切可以避免的痛苦和损失，尤其是生命损失。

尼泊尔坚信，《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设想的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是消除种族隔离政权的最有效的和平手段。然而，我们完全支持作为开端目前采取行动认可得到欧洲经济共同体批准的那种对种族主义南非实行的有限制裁。我们相信，如果安理会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那将向比勒陀利亚发出明确和及时的信号，表明风势所向。

无论如何，安全理事会再次有机会恢复一部分在南非问题上丧失的信誉。如果这个时机再次失掉的话，这将向种族隔离的对立双方发出危险信号。人们希望，只要有必要的政治意愿和智慧，安理会的审议将以通过即将提出的决议草案而告结束。

主席：我感谢尼泊尔代表对我国政策的赞赏和对我说的客气话。

诺格拉·巴蒂斯塔先生（古巴）：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热烈祝贺你担任三月份安理会主席。我愿借此机会强调，我国代表团愿意全力支持你主持我们的会务。你的经验和智慧保证，安理会成员将看到你身上具有指导我们审议困难的议程项目所需要的领导才能。

我还愿向你的前任，美利坚合众国的沃尔特斯大使表示感谢和赞赏，他在二月份坦率地、一丝不苟地主持了安理会工作。

最近南非政府采取禁止或限制国内17个主要的反对种族隔离组织的活动的措施，对国际社会为结束比勒陀利亚当局推行的种族歧视政策所作的努力来说是一个重大挫折。对这些组织采取的这种行动将大大加剧南非国内的紧张局势，并使废除种族隔离变得更加遥遥无期。这些措施肯定不能抑制大多数南非人民要求结束这个可恶的种族歧视制度的正当愿望。这些措施只会恶化局势并证实比勒陀利亚当

司对和平解决这个不幸局势毫无兴趣。

巴西政府为了表达其人民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强烈感情，2月26日在巴西利亚发表的公开声明中表示对南非政权的决定深为关切。我们认为，这种镇压措施是南非政治进程和平发展的又一个重大障碍，并且由于这些措施对南非与其邻国之间关系带来的影响，可能对该地区的国际和平构成严重威胁。

巴西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南非常驻代表在错过了安理会给他的机会，未能表示其政府愿意听取而不是蔑视世界公众舆论。我尤其感到遗憾的是，他在发言中使用了毫无根据的而且对安理会的尊严和权威不恭敬的调子和措词。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该不光是对比勒陀利亚令人遗憾地重申遭到举世唾弃的政策表示一致谴责。我们应该把感情变成向比勒陀利亚发出明确信号，告诉它除非它表示愿意停止执行限制性措施并与其人民的黑人多数合法领导人进行对话从而消除南部非洲紧张局势的根源，否则安理会准备采取有效行动。

主席：我感谢巴西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刚才收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对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查波多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查波多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首先我愿意衷心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三月份主席。我们相信，你以漫长的外交经历和娴熟的专业技巧为基础的精干的指导将为安理会本月份的有益工作作出重大贡献。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美利坚合众国的沃尔特斯大使表示感谢，他有效地完成了二月份的工作。

南部非洲令人不满意的局势多年来一直是联合国各机构审议的议题。鉴于目前南非事态发展，目前应非洲国家集团要求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是完全有理由的，切中时弊的。

由于南非政府坚持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南部非洲地区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在南非本土，国内政治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为了挽救种族隔离的存在并人为地使其永久化，种族隔离政权正采用各种形式和办法，从暴力和恐怖升级到实行宵禁和禁止倾向进步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的活动等等，不一而足。

国际社会无数次地谴责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大会和安理会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把种族隔离称为是对人类的犯罪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不断威胁。然而，尽管国际社会一直保持注意，南非的局势却仍无好转。相反，最近几天，该地区的危机进一步恶化和加深。比勒陀利亚的统治者为了固守其立场，这次竟决定禁止十七个一贯批评南非政府实行的臭名昭彰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进步组织及其代表的活动。南非正试图以这一政策来大大限制甚或彻底禁止南非居民中思想进步、反对种族主义的团体的政治活动。相比之下，南非政权不但不与这些组织的代表举行积极对话，反而正在推行限制非洲人政治自由与权利的政策。这是一项走进死胡同的政策，失去了政治解决该地区危机的可能性，并使已成爆炸性的局势更加恶化。

目前，南非政府为破坏正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并使之陷于瘫痪，正把对付当地非洲人民的暴力行动升级，国际社会对这一事实不能无动于衷。我们不能再容忍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其践踏南非黑人多数的基本权利的现行政策。这种局势与当今世界潮流不符，完全违背普遍接受的国际社会的生活准则。种族隔离政权的政策不仅威胁南部非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持续的挑战。因此，安理会的紧迫任务就是要防止这一局势的任何进一步的加剧恶化。如果南部非洲的各国人民要在一个无种族的民主社会中自由和统一地生活；如果该地区各国要在和平、安全和不相干涉的环境中求发展，那么就必须对种族隔离政权采取果断措施。

南非目前的局势再次引起了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的理由的问题。迄今的经验表明，有限的和有选择性的制裁不足迫使种族主义政权杜绝其种族隔离政策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国际上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并统一和协调地施加压力，才能对比勒陀利亚政权产生有效影响。我们需要一道在国际上扩大对南非的孤立，以阻止

它继续实行扼杀本地区的反种族隔离的斗争和削弱民族解放运动进程的侵略性和破坏性的政策。

值此二十世纪末期，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人道主义化正成为发展人类文明的基本条件，因此，及时和全面的非殖化以及彻底和最终根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变得更加紧迫和必要。联合国及其所有各个机构，包括安理会和全体会员国，都必须充分发挥国际社会二十五年前赋予它们的职能作用，这就是无一例外地给予所有国家以自由和独立。

主席：我感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别洛诺戈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全理事会的召开表明了国际社会对南非正在发生的危险事态发展的极为深切的关注。南非种族主义当局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镇压措施，在几天前决定禁止好几个民主的群众组织的所有政治活动，主要的是联合民主战线和南非工会大会。一些南非神职人员在前往议会表示抗议这种措施并要求予以取消的途中被逮捕，其中就有图图大主教。

我们还了解到，南非正在制订一项针对那些表示主张全国各民族对话的白人的法案。此举使得南非政权同南非所有要求自由和正义并反对非正义和统治的诚实的人们对立起来。禁止民主反对派组织一切活动的行径再一次清楚地暴露了种族主义南非试图镇压国内一切进步运动的真正面貌。

正如苏联外交部长3月6日声明中所强调指出的，苏联对使种族隔离政策升级感到愤慨。南非当局的这一行动受到国际舆论最广泛的一致和坚决的谴责。这可以从来自世界所有各地区的很多报道所证实。所有这些报道都表明比勒陀利亚所采取的措施进一步表现了政治暴力，构成了种族主义政权对其自己国内的人民所犯的一系列罪行的一个环节，并构成对受到普遍接受的法律与自由原则的违犯。南非政权所采取的措施不仅构成又一镇压性的立法的加强；它们还被种族主义政权用来消除掉甚至是最后残余的自由遗迹。这些遗迹曾有可能使一些人能够对压迫该国的种族隔离枷锁采取某些行动。

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这些行为证明，它不能从南非非洲人民为争取不可剥夺的人权而进行的斗争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这是种族隔离政权面临的挑战。

这些行为的目的是只不过是再次妄想镇压对种族主义政权日益增长的抵抗，只不过是镇压有南非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种族主义民主组织的风起云涌的浪潮。种族主义政权似乎希望通过禁止南非的群众性民主组织消灭对种族隔离的抵抗。他们的奢望将成泡影：毫无疑问，英勇的南非人民将在他们自己身上找到力量，掀起斗争的新浪潮。1960年禁止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大会（泛非大会）以后，1977年解散大约20多个反种族隔离组织以后以及1980年代中期实行紧急状态法以后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镇压性的措施反映了该政权的软弱，而不是它的强大；它们暴露出该政权的反动本质。被禁止的这些组织支持和平斗争，从未被指责为企图利用暴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再次表明比勒陀利亚蔑视南非人民争取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愿望。

此外，比勒陀利亚政权一直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无视《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今年联合国将纪念该宣言通过40周年），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以及1948年的《结社自由及保护组织权公约》。

值得指出的是：该政府镇压民主组织的措施是在极右的新纳粹力量肆无忌惮、非常猖獗地活动的情况下实行的，南非新闻界也报道了极右力量的活动。任何具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到该国的重大问题都不能以这种方式解决；这种形势只会导致更严重的紧张局势和对抗。

博塔政府的决定等于打击了政治解决南非危机的前景。看来比勒陀利亚似乎还不明白，要保证该国和平的前景，就必须进行由各政治集团参加的全国性对话，不管这些政治集团的种族、政治和宗教信仰如何。比勒陀利亚不应当禁止群众性的民主组织的活动；它应当鼓励它们参与该国的政治生活。现在该是它听取本国人民的声音和国际舆论的声音的时候了，该是释放几百名在南非监狱中受苦难的政

治犯的时候了，首先应该释放反种族隔离制度运动的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

几百万南非人民只不过是希望得到人的待遇，希望能不受侮辱或歧视地在自己的国家里生活。他们希望排除采取镇压措施的种族主义政权设立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其他障碍。

种族隔离政权不仅给南非人民带来了巨大痛苦，而且由于它对南部非洲的独立国家推行侵略、颠覆和恐怖政策、进一步加剧冲突，因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实际威胁。这就揭露了南非内外政策的侵略本性以及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这些政策只能被称为国家恐怖主义。

毫无疑问，种族主义当局的禁令或镇压决不能阻止南非人民争取权利的斗争；谁也不能阻止历史的进程。种族隔离制度必败。最近的恐怖和镇压浪潮、对纳米比亚的继续占领或者反对非洲前线国家的武装侵略行为都不能拯救它。该政权对恐怖主义和武力依赖以及对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践踏都表明了它的软弱、可恶和垂死。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在给参加世界人民反对种族隔离、争取建立民主南非大会的人们的信中说：

“苏联一贯并将继续站在为争取自由、公正、反对不法和压迫行为而战的南非爱国者一边。目前这一斗争非常普遍，深得民心。它的先锋队包括真正代表南非人民利益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该国许多群众性的反种族主义组织正在加紧活动。值得指出的是，在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中，白人的人数日益增多。

“苏联人民完全同情和支持为自由而战的人们的崇高目标：在南非建立一个统一、民主、不分种族的国家。”

比勒陀利亚当局在南非和国外的行为使国际社会关于对种族隔离制度加强政治经济压力的要求变得更为紧迫。光是口头上的谴责显然是不够的。

现在是采取坚决、果断行动的时候了。半途而废的措施是不行的。应当坚决、毫不动摇地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武器禁运的决定。不能对国际法丧失信心。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在这方面采取迫切、有效的措施。大会1987年11月20日通过的第42/23C号决议明确地指出：

“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是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以及联合国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的最适当……手段，因为种族隔离政权正在威胁和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

苏联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样，对南非代表向联合国与安全理事会公然挑衅的傲慢讲话义愤填膺。主席先生，我们同意你所得出的结论，即他的讲话进一步证明，南非当局正与国际社会的立场背道而驰，不想改变他们的政策。我们认为，安理会成员在审议通过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时，应该考虑到这些情况。

在联合国内，人们经常听到有关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权威、以及尊重联合国原则，实现联合国目标的议论。但是，如果安全理事会在将近25年的时间内都无法解决依照《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全面制裁的问题，那还谈什么权威？大会早在1965年就通过了第2054(XX)号决议，请安全理事会注意需要依照《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制裁的问题。然而，南非种族隔离的问题在这以前，早在1949年就在联合国提出了，我指的是根据印度的倡议提出的第265(III)号决议。

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受到破坏正是由于未能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采取切实的步骤。苏联外交部于3月6日的声明中相当坦率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们怎能理解一方面在安全理事会中常常使用否决权，另一方面又高唱忠于人权与各国人民自决与自由的原则？外交部声明继续说：在安全理事会中经常使用否决权等于保护种族主义分子。这是对民主化的否决，对人类的否决，对在南非行使人权与自由的否决。我们不能允许这个政权新近的反民主行径再次横行无阻。现在真正是考虑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权威，采取切实步骤加强这一权威的时候了。

正如苏联外交部声明所指出的那样，苏联愿同所有珍视联合国的崇高原则及自由平等理想的人们携手合作。根据我国的原则立场，为了支持南非人民彻底消除种族隔离的斗争，并为了实施他们自己决定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统一、非种族的南非的权利，我们支持非洲国家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决议草案。

主席：这次会议没有其他人要发言了。我要通知安全理事会成员，由一些国家起草的一份决议草案不久将另发给大家。

安全理事会下一次会议将在明天，星期二，1988年3月8日上午11点举行，继续审议该议程项目。

下午1点10分散会。